

北海杂录

清·梁鸿勋

自序

自古政不壅于上闻，凡官斯土者，必采辑其地之风教政俗，以献于朝，识治乱，辨纯浇，课殿最，胥视此矣。自时厥后，当官每视为具文，浸且阙然弗举，凡风教政俗，匪独朝野隔膜，即叩其邑之士夫，且有茫然不知者。虽有志者欲起而补偏救弊，兴利除害，其道无由！族弟慎始观察向有见于此，慨然于车轳轩之久废。因思报馆所在，多有访事纪事之员咸具，使各馆日采其地之风教政俗，登诸报章，岁终辑为成书，以便购阅。未始非广见闻之一助，尝著论以为报馆劝，报馆颺之而未有行也。光绪甲辰冬，观察奉檄办理北海洋务事件，余与观察知颇深，亦忝为压综。既至之明年，中西接洽，民教相安，事简人和，得以接晤其间之贤士大夫及巨商长老。谈次，凡天时、地势、商务、风俗、农业、渔业、土产、矿产诸端，靡不谘諏，有所得，辄手笔录之，细大不捐，积凡若干页，岁晚务同，属余为之述其事，编其序。余自知弁鄙，不足以博大雅之一喙，然既承所属，又以学部近咨各督抚转飭州县，选择淹博能文之士，采乡风纂土志以上，意此间将必有专编纂之任及肩维持之责者。用是不揣固陋，掇拾成帙，名曰“北海杂录”。亦谓有闻必录，不免杂乱无章。既不得比于轳轩，尤不敢附于记载，聊以备将来之编纂土志者，或有一二之采择，并后之补偏救弊，兴利除害者，可一览而知其大概云耳。是编所录，均自采访得之。其中尤以关君星衢、陈君星浦、陈君文彬、罗君礼露之力为多。用弁数言，俾知是录之成，其来有自。是为序。

光绪三十一年岁次乙巳季冬之月朔日 三水梁鸿勋谨序

凡例

一、是编所录，均自采访得来，其中舛错之处，或不能免，识者尚其见谅，请并更正；

二、本埠为通商口岸，华洋杂处，民教骈居，凡教堂、医院、洋人、洋楼等，皆地方官所宜保护，故一并录入；

三、所录不外北海地面，而北海则以商务、渔业、农业、土产诸端为最要，故录之较详；至附录钦廉数处，两属原自有志，无俟赘录，亦只于商务掇拾一二而已：

四、是编不过随时谘访，有闻必录，故所录类属近年之事，尤以乙巳年为较多。至轶事遗踪，未便稽考，概从阙如。

原 始

北海埠地濒大海，古昔为泽国，后以沙积而成。相传此地原名“古里寨”，其为商场也，访诸长老，犹有能道其事者。大抵先有南漓一埠，迨南漓埠散，而北海市始成。北海市创于道光中年，斯时生意，不过渔船伙食而已。至咸丰初，红巾匪乱，西江梗塞，凡广西之北流、郁林、南宁、百色，归顺州、龙州及云南、贵州之货物，均由澳门用头艙船载运来往，且无关税、厘金。货物出入，各从其便。是时即有一卡，然入口货只抽棉花、洋药，出口货只抽纱纸、八角，因此大为兴旺。其建铺户也，自西往东，外沙日积而日长，铺户亦愈建而愈出。光绪二年，《烟台条约》立，遂开作通商口岸。光绪三年三月十八日，英领事始悬其国旗，其至北海为最早，故其建署亦最先。光绪十三年十月，法国始建领事署，嗣是外人渐至，而商务亦浸盛矣。

天 时

本埠坐南向北，面海背山，故时而冬也，朔风怒号，直吹户牖；时而夏也，岭障南风，炎热不能散荡。一寒一暑，遂比他处而益甚。其尤异者，冬季连日飘风拂拂，寒气逼人，可衣重裘；忽而风和日暖也，则又可衣单袷之衣，或至摇扇。春夏之交，地极潮湿，箱匣稍不及检，衣服或生白膜。暑天大约自三月中至九月初止。现年夏季，格外炎热，居人苦之。多患痢疾，西人亦有染者。自同治季年迄今，时有瘟疫，亦起核者，往往先见死鼠。然近年之患疫致毙者，其数亦属寥寥。

地 势

本埠坐落东京海股东经线一百零九度七分，北纬线二十一度二十九分。北面大海，岛屿苍茫，波澜壮阔，风帆上下，沙鸟回旋；南背岭头，平沙无垠，洋楼矗起，巍然并峙，西人之所聚处也。此外烟村茅舍，若近若远，皆可指数。其西则冠头岭，翘然特出，峰峦起伏，直奔地角。下积一沙，逆水而生，长约六里，横列于埠前，成拱抱状，是为外沙。渔人舟子，列栅而群居。其东则平原数十里，直抵廉州府治。距北海十里许为高德，宇舍隐见，轴舳相望，此其大较也。商埠横直占地约四里，铺户约千余间，直街只二条，一日大街，区分数段：若东泰、若东华、若东安、若升平、若大兴、若西靖诸名，凡殷商巨贾，胥萃于是；一曰后街，以后于大街而名，或曰高街，以高于大街而名，亦分数段。又有新卖鱼街、中华街、兴华街、沙脊街、白坟坡、糖行、旧卖鱼街、旧米巷、西头街。其余横街曲巷，未可缕指。

村 民

北海原名“古里寨”，属廉州府合浦县珠场司。未通商时，有北海村距商场半里，始于嘉庆年间，迄今约百年。该村计二十余家，百余人。埠之东约十里，有小埠名高德，始于道光年间。埠之西有红坎村，计六七十家，七八百人。有地角村，计二百余家，约千人。有北田村，计四五家，二三十人。有石步村，计二三十家，百余人。有流下村，计十家，三四十人。有南漓村，计百余家，五六百人。埠之南为岭头，若林屋，一家，三四十人。若独树根，五六十家，百余人。若上村下村，计百家，二三百人。若大墩海，三四十家，七八十人。若高沙，十余家，二三十人。若赵屋，五六家，二三十人。若洞尾，十余家，五六十人。若苏屋，十余家，五六十人。若石子岭，十余家，三四十人。若白屋，四五十家，百余人。若火烧床，数家，一二十人。若新村，四五十家，二三百人。若沙湾，七八十家，二三百人。以上诸村，大抵以北海村历年为最多，以林屋村为最富，以地角村人烟为最密。另外沙蛋户，列棚而居，计二百余间，约六七百人。

人 数

查现年旅居北海之华人，统计二万左右。大约商人占四，而工人占六。此外英人十九名，法人十三名，德人八名，葡人十四名，安南人十二名，若美、丹、瑞士、挪威等人各一名。共计西人七十名，内商人仅二名，商人之眷属共九名，余或领事、或关员、或教士；另旅居北海附近者共九名。耶稣教民、天主教民各约三百名。

风 俗

北海土瘠民贫，然俗尚简俭，易于取足。观其聚族而处，大者不过数十家，小仅数家。类多版筑而居，编竹为瓦，雕墙峻宇，诚不数数觐。其甚者茅屋数椽，浓阴四面，湫隘朴陋，如观古画图。盖就地购料不易，其价亦昂，故编竹牵萝，遂若自成风气。然竹瓦难为持久计，年须一易。故北海谚云，“人穷住竹瓦，竹瓦住穷人”，洵有味乎其言之矣。

北海滨临大海，鱼虾蟹蛤，繁生其间。除捕鱼为业外，大抵男事耕耘，女织麻布。然赋性慵而生计拙，且无远大志。间有家颇小康，辄不事经营，若甚自足者。

北海妇人，性亦近慵，类多不以女红为事，故逸则淫，淫则忘善，忘善则恶心生。尝有夫妻反目，辄私自逃走，或下堂求去，投诉公局，局绅得判以离异，断令赔偿礼金，则夫可再娶，妇可再醮矣。

迷信神权，中国通病，而北海土人迷信颇深。埠上有“三婆”、“三王”、“文武帝”、“龙王”、“华光”、“普度震宫”等庙；外沙有“龙母庙”。尤以“三婆庙”香烟最盛，此庙乃建于道光9年。此外各村落更每设社坛，其小庙尤不可缕指。每岁春夏间，藉词酬恩演剧二三次，每一演多至十余日。每一日费至四、五十千，该项或各街认派，或行头敛贖，更或同帮科钱。一年之间，所费不贖。其尤可异者，埠之西约三里，有华光庙，土人素信奉之，凡疾病必祷，携备药方一书，诣神前而杯卜之，开服汤药听诸神。更或扛华光神到家视病，继则扛神送至市上药店，视扛神者所指何药照执之，服食无疑忌。其扛神往来街上，则鸣锣喧阗以随

其后，几乎无日无之。其甚者不分昼夜，或一昼夜数起。在不知其俗者闻之骇然，疑有意外之警，而土人习以为常，其信神不信医，大率类此。

土人信神，因信巫，既信巫，因不信医。此北海所以有“饿死医生，饱死巫人”之谚也。巫之惑人，术至不一。一为打斋，谓以超度亡人也。凡有新亡，必殓停室内，须于五虞期内，延巫打斋，先引路而后出殡。意谓鬼犹求食，若非导其前路，将依仗何之？难免馁而之苦，人子所不忍言也。是以家无余积，虽典质变产，犹勉强从事，搢绅之家，亦相率而为此。习俗移人，贤者不免，信夫！近日打斋，愈出愈奇，有所谓亡人沦落地狱畜道者，巫人乔装，一如优人，叫号跳跃，作破地状，名曰：“木莲破地狱”，怪诞支离，一至于此！一为打胎，以为童男童女，或逾花甲之男妇，一遇有病，恐其别往投胎，故延巫打破别处之胎，使不得往投，则病自愈云。巫人乔装各神状，鸣喑叱咤，跳舞终宵。一为跳鬼，亦分二种，曰跳六郎、曰跳六娘。相传二神能作祸祟。妇人病，以为六郎为祟；男子病，以为六娘为祟，均延巫禳之。每跳鬼一次，巫人索资，多至二十千。一为拜斗，又曰拜星，不论男女老幼，有病者多为之，亦求福禳祸之意。以上巫蛊，或一日数起，或十数起，每起费资或数元或十数元不等，岁耗巨资，牢不可破。《岭南杂记》所载廉属风俗，土人遇疾，惟祭鬼以祈福，诚哉是言。

北海每岁正月望日，附近各村如独树根等，例奉华光神出游，排列仪仗，遍游北海各街，所至辄恭设香案，民扶老携幼，焚顶烧指，迎诸道旁。是日也，锣鼓喧阗，士女踊跃，一年之内，推为极盛；又是夕士女，乘夜偷撷园蔬以压胜，俗谓之“偷青”。意谓采之者获吉祥，故男群女队，所至园蔬几立尽，老圃知其然则先期拔之。盖物虽有主，惟正月望夕，则取之不禁也。

清明节届，家家上踏青之鞋，虽幼女少妇，均随上坟挂纸，衣香人影，络绎不绝，颇为庆闹。近以盗贼披猖，官有派勇分巡，以便来往。

五月五日，为端午节，角黍艾酒，风无甚殊。埠上惟广商敛资置一龙舟，届节则铺张旗伞，绕游河内。此外渔人舟子，或三五为群，各以小艇竞渡为乐。士女往观，类乘一叶扁舟，河上逍遥，往来如织，亦一乐事也。

七月十四日，为中元节。各街均举盂兰会，咸以布障盖街，店门均挂红檐，铺内张灯列花，以壮观瞻，街边则焚冥镪楮衣，所费不貲。

中秋节，商店及人家均不甚措意。

至冬月，合埠必在三婆庙建醮，以祈祷平安。

北海通衢赛会，十年一举。举则张灯结彩，摆设仪仗，翠亭人物等件，三昼四宵。自开埠以来，尝赛会二次，每次费资不下数千金。

本埠自开作通商口岸以来，外人举办庆典，亦有数起。如 1887 年、1897 年，即光绪十三、二十三年，为前英皇 60、70 万寿；又 1901 年，即光绪二十七年，为今英皇加冕；至于每岁年节国节，中西官均彼此往来致贺，亦间有宴会张灯燃放，以为庆贺者。

岭头地高而平，可以建高楼，可以远眺望，可以适游行。故西人皆喜居之，暇则即其旷地打波踢球以为戏。秋季多猎鹤鹑、鹧鸪、沙鹪、白鸽等鸟；间亦有到附近村落猎虎。是年腊月，有德国人在南康地方猎虎一头，重约二百余斤。

商 务

北海一埠，店铺不下千间，而大中商号约四五十家，以广府人尤占多数。本埠生意则以同治年间为最旺，斯时载运货物，俱是头艚船。人口则花纱疋头、呢羽、鸦片、药材；出口则麸油、靛青、糖食、纱纸、八角、八角油、桂通、桂油、云南锡板、牛皮。所以新关一开，每年即有饷银数万两，嗣是洋关开，抑又更旺。自南关划界后，则云南货物来往，由港直附海防入河内上保胜而去。及龙州通商，该处货物，亦由海防而上。此时人口之花纱呢羽，出口之锡板、八角，已渐减落，未几梧州通商，而广西南宁、云南来往货物全无矣。未几广州湾租与法人，而高雷属之货又无来往矣。

查北海商务，光绪二十六年，值价三百八十七万六千四百六十六两。27 年，值价四百二十二万一千八百九十七两。28 年，值三百二十九万八千七百二十四两。29 年，值三百四十三万一千五百九十四两。30 年，值三百零一万四千六百五十八两。现年值二百八十四万三千五百六十一两。洋货进口，每年价值约一百七、

八十万两。以原白色布、标布、印度棉纱、洋药、自来火、煤油等为大宗。土货出口，每年价值约百二、三十万两，以靛、糖、海味、猪只、牛皮、黄丝、鸡鸭毛、桂元肉、水牛皮、烟叶为大宗。

洋药进口，昔为大宗。查广州湾未租与法人之时，洋药进北海者，多至一千余担，近年只百余担或二百担不等。推其原因，每年九、十月间，有大海波渡十余艘，载镬、瓦器往新加坡，返则私载洋药回琼州。迨总税务司设章防范，凡此等渡，由外洋返港，须于驻外洋之华领事馆有凭照，书明该渡回华，载有洋药若干，船一抵琼州之榆林港，须将此项凭照先呈榆林关，关阅后，着令到海口关纳税，此法行之，已有明效。然渡船及轮船私运到广州湾起岸者，数尚不少。闻从广州湾入口之货，价值二百万两左右，如中国设关在广州湾内，如胶州例；或设于边界处，如香港、九龙例，税务当有起色，漏卮之塞，其可缓与！

农 业

北海四周五里之内，均已开垦。其树艺者，田禾约占一半，余皆杂粮，如花生、薯芋、粟米、瓜菜等是也。田禾有每年两造者，以五月、十月为收获期。惟坡禾止一造，五月播种，八月收获，获毕，仍种番薯以继其后。往时花生每岁只一造，近年改播洋豆种，则有两造，亦以六、十两月为收成。然一地大抵以花生一造、番薯一造为多。粟则每年一造，收成在四五月间。间亦有种蔗者，然占地不多。成熟之度，田禾 130 日；花生 103 日；番薯 110 日；粟 150 日；蔗 200 日。现年早晚两造，稔称 9 分。早造花生甚丰，实近年所未有；晚造番薯亦最盛。闻 10 年前，尝有合股试办蚕桑，使男妇均有工作，意甚善也。奈办理不得其人，事遂中辍，为可惜耳。

渔 业

附：鱼 性 畜鱼法 焙鱼法 腌鱼法 糟鱼虾法 取蟹法 畜蟹法 腌蟹法
海 品 晒盐田 渔 船 渔 具

北海濒海，地称鱼盐。故捕鱼营生者，以北海为多，距北海十里之高德次之。统计大小渔船六百余艘，大抵北海占六，高德占四。采捕之处，除就地外，其西

南界，有若网门，距北海六、七里；有若南瀉，距北海十五里；南界则有濶洲、斜阳，以水程计之，濶洲五点钟可到，斜阳八点钟可到；东界为江红、企水。西界为洲墩、鱼冲港、白龙尾等处，均十二点钟可到。以上皆属粤海，然出鱼不甚多。惟越南洋面，如老鼠山、青鳞山、狗头山、婆湾、东京山等处，出鱼甚丰，采捕者多往就之，水程一、二日不等。至放洋一节，其采捕于粤海界内者，则自二、三月起至七、八月止，约按月一来往，其采捕于越南洋面者，则自八、九月起，至来年春二、三月止，约三阅月往返一次。其捕鱼时，须乘微北风，无风不能放洋，风烈亦不敢放洋。每年三、四月至七、八月，出鱼甚少，九月至正月，出鱼较多，粤越海面均同，此其大较也。中国渔船赴越南界捕鱼者，20年前，法人始收船牌费，然犹不拘大小，每艘只收牌费十元，既而逐渐递增，近年复量船之大小，以为等差，其多者费至五十元，少亦二十元；且往时捕鱼，准自带盐斤，以为腌鱼之用，近十年间，法禁带盐，势不能不买洋盐以备用，而价昂四倍！至渔船从越南出口时，前十年，每百斤咸鱼税银一钱零八厘，今又倍之。糊口维艰，每多辍业。

鱼性

鱼之起伏，恒视乎风。每逢五、六月间，西南风起，鱼虾毕浮海面，至数尺不等，难以网取。须交九月北风起，鱼乃下坠，方易采捕。至垂钓则反是。

畜鱼法

咸水石斑鱼，网得时，如欲畜养，则放于船头舱内，此舱底开有二孔，使生水出入，鱼得以吸之，可养十余天。余鱼无畜养法。

焙鱼法

用铁线箕或用竹箕一个，置于架上，架下用盘一个，内贮炭火，将墨鱼放在箕上，焙干至七成，然后取出再晒，其色乃佳。焙鱿鱼用大缸一个，中贮炭火，将鱿鱼贴在缸边，至焙干为度，俟有太阳时再晒。每日每缸可焙至数十斤，焙法以此为上。

再有倒放竹笠，使底向上，将鱼放在笠底面，下以炭火焙干，每日每船可焙

数百斤，然售价稍低矣。

腌鱼法

北海鱼不一类，其可作咸鱼而为大宗者，大则有红鱼、石斑鱼、腊鱼、沙鱼、大钉鱼等类；小则有钉仔鱼、红三鱼、腊仔鱼、白鱼仔等类。捕得后，以盐腌之，每百斤约用盐四十斤。以合浦属之石头埔盐为最佳，越南盐不及也。

糟鱼虾法

用糯米三斤煮成饭，后加酒饼三、四钱，和饭发透。先将鲜虾鱼每斤用盐三两，腌至二、三日，取起，将糯米饭拌匀，糟至二星期之久，乃可食。每糯米三斤，可糟鱼虾约二斤，惟此品只自用及送客而已，难于久藏。

取蟹法

蟹性随水来去，水涨蟹入，水退蟹出。取之之法，于水将退时，网横海中，网上系有竹筒，以为标记，网下则系以石子，使网坠海底，蟹逐流而去，触网则两爪穿入网眼，进退不能。收网时，以手解取之。其网长十余丈，阔约一丈，以细麻结之。蟹性畏火，间有夜间持火往海边照取者。

畜蟹法

蟹有数种，曰青蟹、曰大白蟹、曰大花蟹。惟青蟹可畜。畜之之法，用盐水浸草藏之，每天灌咸水二次，可畜十余天。

腌蟹法

凡蟹大如银元者，先煮熟，后藏以盐，载往广西发售，每斤值铜钱五十文。至大花蟹，则煮熟拆肉晒干，亦寄往广西发售，每百斤价银二十两左右。壳则可为田料，每百斤可值铜钱二千余文。

海品

北海出产海味亦为大宗。若鱿鱼、墨鱼、大地鱼、带子、蟹肉、大红即大虾、金钩即小虾等，近亦有罐头虾，惟不多。且有以杂鱼子、虾子作为汁鱼汁虾者，数年食之，其味更美。又北海附近出有沙虫，长约三寸，身匿沙泥之内，遇水退时，取之者须识其孔窍，乃可搜取。鲜者每斤价约值铜钱五十文，晒干者每斤约

值铜钱四五百文。以之作羹，其味颇鲜，土人称为上品。海螺亦有出产，惟不甚多。珍珠螺出自白龙城，肉亦可食，采珠者于每年二、三月至六、七月时，用竹筏二张，彼此合力，牵网以罗之。近年产珠颇少。雷州产有海公鱼，每重千余担，非罾网可取，须以铁标叉之，叉得后用船十余艘，合力牵至岸旁，煎取鱼油，每斤约值铜钱百余文，惟采捕不易，每年捕获者只二三尾而已。

晒盐田

田在海边，底填以石，外筑小池一方，再外筑大塘一方，大塘开一窦门，遇每月潮信涨发两次时，海水即由窦门透入大塘。日色佳，则晒一二日，用龙骨车名水车，递入小池，再晒一二日，然后运入石底盐田。如清晨运入盐田，晒至下午，便可收盐斤矣。现盐价每万斤约值银六十两左右。盐田以合浦属之石头埔居多，钦州属之东兴亦不少，尤以钦属之黄龙所出为最佳。

渔船

头号密尾渔船（又号碇洲密尾船，因船始碇洲，故名）。长六丈，广一丈五尺，载鱼十万斤。船上有三桅，中桅高四丈八尺，头桅三丈八尺，尾桅二丈二尺。中桅帆上广二丈七尺，下广三丈八尺；头桅帆上广一丈八尺，下广二丈五尺；尾桅帆上广八尺，下广一丈二尺。顺、逆风均可行驶。如遇顺风，其速率可比轮船。收网则用车盘，安置船面，其长与船同阔，用收网上之绳者。船上备网数张，每张重一百五十斤。落网采捕时，须两船并行，分牵两爪，绝流而渔。鱼多时，则一网可得鱼四五千斤，少则一千斤左右。惟每日只捕一次，晨早五点钟落网，下午三四点钟起网。船上渔夫，除舟子眷属外，雇用十一人，每船连渔具共值银二千元。密尾船分二三等，式同，但长短广狭递减耳。

大开尾船。长五丈一尺，广一丈三尺八寸，载鱼三万斤。船上有三桅，中桅高四丈六尺，头桅高三丈二尺，尾桅高二丈。桅帆广狭，视头号密尾船递减。收网则用车盘，安置船面，其长与船同阔。鱼网每张重一百斤。其行驶及采捕法，与头号密尾船同。鱼多时，每网得鱼二三千斤，少则七八百斤。渔夫除舟子眷属外，雇用六人。每船连渔具共值银八百元。开尾船分二三等，式同，但广狭长短

递减耳。

海南艇。长三丈五尺，广一丈，载鱼一万斤。船上有二桅，大桅高四丈，小桅高二丈六尺。桅帆亦视头号密尾船递减，其行驶及采捕法如之，收网车亦如之。鱼网每张重四十斤。鱼多时，每网得鱼一千斤，少则一二百斤。渔夫除舟子眷属外，雇用五人。每船连渔具共值银八百元。此等船多在粤海面采捕，间往越南。

两头尖浅海船。长二丈八尺，广一丈。船上只有一桅，高三丈四尺。桅帆视头号密尾船递减。鱼网每张重十余斤。渔夫雇用四人。即在北海海面采捕鱼虾，朝去暮返。每船连渔具共值银二百五十元。

渔具

一曰网。头号渔船所用之网，其网头长十二丈，广七丈，网眼广一寸四分。网尾长四丈，广一丈，网眼广三分。二号渔船所用者，其网头长九丈，广四丈，网眼一寸二分。网尾长二丈，广五尺，网眼二分。余船递减。网口上系有浮木，每长五寸，广四寸，厚一寸三分。每浮木相间，由尺余至数尺不等。网口下系有坠铅，广八分，长一寸三分，厚一寸三分，每坠重十余两。盖浮木用以浮在水面，使网口开张，坠铅使网下坠也。以上所言轻重广狭，系指头、二号船之网而言，其小船之浮木坠铅，因网递减。头、二号网绳，用麻绞成，每长一十八丈者，则重一百斤。结网之法，用苧麻纺作二绞或纺作三绞成线，网尾用线稍粗。结用小竹削片为梭一枚，其梭两旁雕空，中留竹针一枝，以线绕于竹针之上，随织随绕，便可成网。结成后，须用薯蓣染之；或用油柑皮熬成胶水染晒，然后可用。

一曰捞箕。用以捞网内之鱼。大小不一，其大者可载鱼一二百斤。其形如袋，口圆，屈铁枝为边，横木其中，其箕柄用木为之，长丈余，即插横木之孔。捞时须用二三人合力。捞箕亦以苧麻为之，眼广一二分不等。

一曰钓。钓钩以铁线屈曲，锉成倒钩须，以安肉饵，饵以虾肉为多。小钓系以樟木蚕抽出之丝（系樟木树上之蚕，故名），其色明亮如水，垂入水中，使鱼不见，可钓数斤之鱼。大钓系以麻绳，可钓百余斤之鱼。计以钓取鱼者，约有艇二百艘。

一曰铁标。末作叉形，均锉倒钩须。标头系以大麻绳，遇有巨鱼，则以铁标标之，标入鱼身不可拔，即放长绳随鱼去，俟其困惫，始牵至岸。雷州属之捕海公鱼者，多用此法。

缯棚。高一丈六尺，用二竹竖起成梯样，棚上安绞盘一个，可立二人。以手绞盘，可使缯上下，放缯处有四竹插入水中，每竹系一缯角。缯下则竹与之俱下，缯起则竹与之俱起。缯长三丈，广二丈二尺，重三十斤。鱼多时，每缯可取鱼一千余斤，少则或二三斤不等。北海上下，约有缯棚五十架。缯亦以苧麻为之。浆缯之法，亦用薯蓣或用油柑胶水。

土 产

以靛、糖为大宗。水靛多出合浦属之寨圩、张黄、福旺、小江，灵山之武利，广西之博白等处。靛以桶计，每桶重七十斤。糖出合浦属之西场、张黄、武利、北塞、那思、伯劳等处。糖有赤白二种，然白糖称武利，赤糖称钦州。其次厥惟海味，若鱿鱼、墨鱼、大虾、咸鱼等；此外生猪、生牛，均出本地；元肉亦一大宗，以廉属为最；牛皮、水牛皮、鸡鸭胥出于廉、钦；烟叶以高州属之安铺、青平两处为最多；黄丝出于小董，该处距钦州九十里；又合浦属之常乐、石康等处，均有所出。近有办往香港，因之运至北海者，然每年亦百担左右耳；花生油亦出口之一大宗。查光绪十五六年前，每年出口多至八百万斤，后渐递减，以花生之歉收也。近十年，每年转藉香港运来数十万斤，至二十九、三十年，改播洋种，所出亦足本地之用，至现年无复由港来矣。

白龙城海面，有珠池焉。在北海东约一百二十里。每年四月间，即有渡船三四十艘，人约三四百，出海采珠，至五月止。近年出珠不多，今年尤少。其大者重只四五分；小者如粟米，重约三五厘而已。近有安南珠，混充廉珠，比廉珠大而价平，然珠色不及矣。

矿 产

合浦属公馆之铁山，产铁矿，遍山皆是，且矿质一律。距府治一百三十里，距公馆仅五里。用小艇驳运，出水甚便。如经老鸦洲、石头埠、对达头至北海，

约十点钟可到。前经土人开采，俱用土法，并未试用机器，且向系随挖随卖而已。查该山系属官山，如能合股设立公司开采，雇募土人作工，亦甚易易。合浦属之仙人桥，在北海东约一百三十里，距最近之闸口圩约十里，该处产矿石，现未验悉系何矿。矿地甚广，且又近海，小舟可达，如遇顺风，一日可至，矿地属粮地界所管，开采亦易。盖以柴薪既多，工价亦贱，每工连食日需钱百三四十文不等。又矿地流出一种之水，有硫磺气味，土人疑可制为煤油。合浦属金矿，如大隆墟、长乐、石康皆有金出，土人多在山坑淘取，每日所得或半毫、一二毫不等。大隆墟距府治约八十里，昔年有人经集公司科本数千，买地招工淘采，计得金不过数钱，资本尽亏，而公司即散。

合浦属之石头埠，产有煤矿。距北海东约一百六十里。光绪二十三年，尝有公司凑集资本六十万两开办，既而公司以煤质不佳，遂以中辍，大抵开采未善所致。查石头埠，距水甚近，由北海抵该处，水程约十点钟，沿途湾泊妥贴，风雨无虞。由煤井运煤上船，亦甚便捷。

钦州东兴王关山，产锑矿。前经冯宫保开办，惟不甚畅销，以至耗本，因而停办。癸卯年，蔡直牧其铭复稟请开办，厥后冯宫保募勇赴西，而蔡直牧随同偕行，是以所办中止。至甲辰冬，善后局尝派池委员往勘此矿，现闻此矿已有董姓开办，殆亦不甚畅销。

钦州属之宿和村、鸡窝村，矿产金沙，苗甚畅旺。宿和为上，鸡窝次之。咸丰、同治间，乡人互争采取，尝致械斗，官遂封禁。现该地尽为禾黍矣。闻田间之鸭，其粪亦杂有金沙，矿苗之旺，可见一斑。

灵山属之旧州地方，有煤矿一区。

钦州属之十万大山，亦多产锑矿。

职 官

珠场司为北海地方官，向以巡检充补，现年署理者为鲍少尹国楨，江苏人，至十月卸事。接署者为孙少尹光祖，河南人。

税务司。总理北海关税务，由总税务司赫德札委西人三四品衔之员充当。现

年在任者为湛参，至十月告假返国。署理者为欧森。

常关向有专员。自光绪二十七年十月朔，归税务司兼办。现年督宪札委廉州府高太守覲昌兼理；后由高太守札委代表一员，常驻关内办事。现年代表员为延鹺尹庚。驻京满州人。

厘金厂委员。总办厘金及台炮经费事务，向以州县充当。现年委员为谭大令襄云，湖南人。至五月为及瓜之期，接办者为罗大令仰棠，湖南人。

洋务局委员。专办通商交涉事及稽查华工出洋各事宜，州县府道均可充当。光绪三十年，办理者为丁直牧平澜，福建人，至十二月十九日卸事。接办者为梁观察澜勋，广东三水人。

电报局委员。办理该局电报事务，兼办廉州电局事。现年委员为黄鹺尹鼎钟，福建人。九月调办海口电局。接办者为金二尹良，江苏人。

龙门协。现任者为李协镇庆云，嘉应州人。衙署向设龙门，每年数月移驻北海。

北海城守。现年充是缺者，前后为黄维英，龙门人；朱安銜，小江人；黎尚荣，广州人。

北海汛官。现年充是缺者，始为孙仕荣，廉州人，十二月卸事。继为蒙廷恩，高州人。

北海廉防续备军各营管带，由统领札委。现年第十三营管带，为裘少尹锡钊，福建人。四月该营调往潮州，即调第十五营驻扎北海。管带为潘守戎胜龙，合浦人，五月卸事。接带者为王守戎干卿，廉州人，十一月卸事。接带者为吴州别驾则骥，合浦人。所带兵勇，共二百三十四名，派护北海及附近者，共六十五名。

广金、安澜兵轮，派巡廉属洋面一带，无事则驻泊北海口岸，以资镇守。凡廉属兵饷，多藉该轮由省运到。此外或载运兵勇来往粤边，差遣无常。故有时匝月之久，该口岸不见有该轮到者。现年广金兵轮管驾为陈千戎应洛，福建人，八月销差。接管者为陈千戎兆用，福建人。安澜兵轮管驾为刘千戎湘华，福建人。现年广金到北海十六次；安澜到北海三次。

官 廨

珠场司属合浦县，其衙署向在南康，土人有称南康司。查道光季年，司官于二月八月抵北巡阅，收取烟规、船头规。迨咸丰五、六年，始僦衙署移驻北海。

洋关乃光绪三年二月创办。首二年，商家未悉洋船规例，其出口油麸、靛、八角、纱纸、锡等货，向系付回澳门本行。至光绪四年，澳门船载货来北，至碇洲头，陡遇狂风，全船覆没。冬月，新祥顺船由北载货至碇洲行口，又被风打坏二船，破耗十余万两，商人为之震惧。光绪五年，即转付轮船，洋关之旺收从此始，即常关之短收亦从此始。又值西江萑苻不靖，厘厂林立，所有来往广西之南宁、龙州、柳府、贵县、郁林，进出货物，皆舍彼就此，税务遂见涨旺。至光绪十五年，收至二十八万九千余两，此为极盛。光绪二十三年，梧州通商，昔日借道进出之货，复由西河。光绪二十四年，广州湾租与法国，高雷属及近广西所销之货，又从广州湾运去。又洋药一宗，因该处无税，而廉钦、灵山、郁林、博白，均被其来冲销，是以从前每年千余箱，近年不过百余箱。进出口征税，在十三万左右。常关创于同治八年，初北海无税关，只设一卡，入口除抽棉花、洋药，出口除抽纱纸、八角外，名货均免抽税。同治八年，该卡因买担头米，互相争论，放枪恐吓，轰毙对面铺伴邓振基一名。土人不服，突起风潮，遂将该卡拆毁，旋将委员沈懋林牵出殴辱，越数日而毙。当时瑞制军闻变震怒，委阳江镇彭玉统驾兵轮二艘来北按办，方拟大加株治，有玉石俱焚之势！商人恐惧，尽将货物他徙。挑男负女，仆仆道途，不堪言状。幸合浦县王邑侯香坪来北，步行通衢，遍为晓谕，谓拟办为首若而人，余其无恐，人心始稍定。然货物早迁，固已破耗不鲜矣。是役也，拿办数人，封铺十间，如今之海关厘金厂及公馆等铺，案遂了结。由是改设新关，即今之常关，每年收税五、六、七万两。迨洋关一旺，常关税遂递减。洎光绪二十七年十月朔，则归税务司兼办，而常关仍设常驻代理委员一名，海关亦派一洋员在此办公。近年出入口货，值八十余万两，收税每年约万两，统由官银号兑收。

银号始设于有洋关之年，专收税关银两，该号每日派人到海关兑收。先是高

广恒，由商承充，因省高恒茂倒盘，转永安，嗣是若兆康、若陈有合、若海记，凡三转，然后慎裕继之，至现年则改为海关官银号。

厘金厂设于光绪二年。厂内驻委员一名，兼管廉州、钦州二分厂，专收渡船出入厘金，洋商之进出洋土货，只纳税，不纳厘；华商之进出洋土货，须纳税，又纳厘。但厘金厂不能派员到洋船查验华商之货，只可到商铺查验而已。又台炮经费亦归厘厂兼收，此项为张宫保督粤时所创，凡棉纱、棉花、疋头、自来火、煤油，均须缴纳台炮经费，且比厘金尤重。近每年约收厘金不下万两。

洋务局，初未设局。光绪七年七月，督抚宪札委厘务委员许兼办理北海洋务。即于二十日开办，嗣是该局事件，均由厘务委员兼办。至十六年，委朱守咸翼专办局务，稽查华佣出洋，设局自此始。十七年，添派黄委员为会办，旋于二十年五月间，奉文裁撤。时委员盖彭君也。二十六年，李文忠公督粤。七月间，复委汪委员设局开办。是局之设也，除与各领事办理交涉事务外，防查拐带，亦该局义务。一曰妇女幼孩出口，均先由殷实行店具结到局，查证属实，始给凭照，再携凭照到洋关，换给准单，方得附轮出口。此节始于光绪十五年。一曰华工出洋，由局确查无拐带情事，方得出洋，否则扣留解办；一曰华商前赴越南贸易，或径到驻北海法领事署领有人情纸，方得前往；或由殷实铺店具保到洋务局，查证属实，即发凭照，再携到法领事署，换给人情纸亦可。现年妇女幼孩领照出口者，共四百六十五名；华工出洋者，共三十七名；华商领照往越南者，共一百零九名。

电报局。设于光绪十一年，驻局委员一员。近每年进款约三千元。现该局之委员兼办廉州电局。

邮政局。创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间，借洋关为办公之所，归税务司兼管，日有起色。现管分局四处，即廉州、钦州、郁林、安铺是也；又有代理九处，即博白、武利、灵山、小董、陆屋、北流、石城、化州、遂溪等地是也。来往北海、廉州及廉州、钦州，每日均有信差，余外则每五日由北海或廉州、或钦州，发遣信差前往一次。

水师行台。北海镇例每岁巡洋一次，来往道经北海，即驻行台，其余廉属各

员往来，亦多假作行辕者。

香坪书院。同治八年闹卡之役，督抚委员带兵拿办，商民惶恐奔避，里室为虚。后得合浦县王邑侯香坪，为之转圜其间，幸无株连。事定，商民感其德，思所以表彰之，以志弗谖。爰集资倡建，崇奉王邑侯禄位于其内，遂以香坪名其院。近调廉防续备军一营，分驻北海地面，以资镇守，该营管带，每假书院以为驻扎。

洋 官

大德国领事府，署北海领事官，兼理海口领事官法时敏。

大法国领事府，现年副领事官，始为陆公德，继为施备。该领事兼理东兴领事及北海法学堂法医院事，又代理在北海之葡国商务。

大英国领事府，及代理奥国、美国领事署员，现年代理领事，始为毕尔逊，继为根卓之，仍归驻海口之英领事节制。

洋 商

一德商森宝行。始于光绪十二年。该行专办火水及代理招工等。

一德商捷成行。由华商代理船务。

一法商子子地行。只派华人代理，专办火水及船务。现年洋商生意，约占通埠二成，生意可称中等。

洋 楼

英国领事署。光绪三年，先租民房为之，至光绪十一年，始建署。驻北海西人，以英国为最先，故其建署也亦最早。

法国领事署。建于光绪十三年。

德国初无驻北海领事官，所有该国通商事务，由英领事代理。嗣于光绪二十八年，始派领事来驻，暂借税务司公馆办事。是年租小洋楼，即迁人为署，至现年乃建成新署，八月间，遂由旧居迁入。

法邮政局。设于光绪二十五年冬间。先租民房为办公之所，递年夏间，邮局落成，然后迁入。该局兼收来往各处邮信，然往越南邮费，较廉于付中国邮局，

故人多付之。往中国各处邮费，较贵于中国，故人少付之。每年出息无几，经费由政府津贴。

税务司公馆。建于光绪九年。

洋关外班洋员大楼。坐落崩沙口外。是年季春创建，明年夏季想可落成迁入。

双孖楼者，一连两楼，同在一围墙之内。一建于光绪十二年，一建于光绪十三年。英国教士，现居于此。

森宝洋楼。一建于光绪十七年，一建于光绪十三年。

总计北海大小洋楼共二十二座。夫西人所以乐居此土者，以水土和平，饮食便宜，除衣服靴鞋来自香港、海防外，余物均可就地采办也。

学 堂

国家锐意维新，振兴学校，粤省督抚，屡饬所属刻期兴办。廉州府治，已设中小学堂二所；而北海绅士，亦奉太尊谕饬筹款兴办。迭经绅民会议，惟未筹有的款，现目尚属踌躇，大约下年可以举办矣。现年合埠大小书塾共计七十余处，学童约千名左右。

英国义学，分男女两所，均附普仁医院内。男义学，创于光绪十二年。聘请教习，专授中国经书、地理、算学、信札、体操等。初时学童，不过十名左右耳。嗣是递增，现年学童则有七十余名。女义学，始于光绪十六年，分男女教习，教授一如上，女童兼学针黹。初年女童亦十名左右，至现年约七十名。男女学童，均不取情金，且均可在堂食宿。现年学童在堂食宿者，男女各约二十名，每名每月收回食宿银一元，家颇小康者则收二元。通院每年经费，初年约千元，逐年递增，近年约万元矣，俱由院内总理人及英国各处善士签助。又在院有女教士，以西字切音法，教授中国老妇，如圣经各书之类。

法国学堂。设于光绪二十四年。堂内设掌院一名，综理教育事；中文教习一名，法文副教习一名，分司教育，胥聘华人充当，专授中法文字，不取学生情金。每年大考一次，奖赏学童，颁赏日由法领事主席，邀请中西员到览。其经费由政府支出。现年学童约四十名，除葡童一名外，俱是华童。

德国德华学堂。附设德教堂内，即以该教士为掌院，另聘德人二名为帮教习，华人一名为中教习，教授中德文字及体操。亦分男女两学。男学始于光绪二十七年，女学始于光绪三十年。现计男学童四十三名，女学童十五名。除男学童内有十三名兼习德文，每名每月须送情金一元外，其余男女学童，均不取情金。现年经费约二千五百元，俱由德人捐出。堂内另有刊印所刊印各书，并光绪二十九年设报纸，每礼拜派一次，名曰《东西新闻》，北海只有此报。惟新闻抄袭省港各报为多，且文字平常，故不甚畅销。

教堂 教民附

法国天主堂。先是在东泰街买地建屋，嗣于光绪七年迁建于广西行后背。奉传天主教。驻北海及附近北海者，该教民数约三百名，连合浦属约共三千八百名；灵山约共六百五十名；钦州、防城共约一千六百名。

英国普仁医院，内有宣福音一所。其新教堂，即在医院旁之余地建筑，现年十一月落基石，下年定可落成。该堂奉传耶稣教。驻北海及附近之教民，约二百名。

德国教堂。建于光绪二十六年。为德教会又名长老会所设，有德教士常驻此。奉传耶稣教，教民之在北海者，约一百三十名。

医院

普仁医院。创于光绪十二年，为英耶稣教士所设。驻院英医士一名，赠医施药，不受分文，每日本埠及附近村落就诊者颇众，近每年就诊者约三万余宗。院内设有床铺二百，如欲留院医理，亦无不可。近每年留院治病者，亦数百宗。至药费米饭，如病者非贫苦流，则须酌补多少。光绪二十一年，院内并设疯院一所，座分男女。查现年疯人居院者，男八十名，女四十七名。其疯院规则，上午讲书，使疯人听之，下午则令习手艺。稍精者如拾字刊印等，粗者如织鞋及打扫院内地方，且设赏给以励精勤。其用心亦云苦矣。

法医院。亦以赠医施药为事。归法医士办理，由法政府派来。向僦民房以为医所。现年秋间，即在法学堂侧建院，下年落成。各经费均由法政府捐出。

广仁社。乃广府商人敛资所建，经始于同治十三年三月间，落成于光绪元年。初议为病重垂危者设一养病所，如有不讳，即在此收殓。意至善也。惟近年作为停棺义庄，反令垂危者无可安置，良可惜耳！该社兼理广府义冢事，每逢五年，将寄葬北海之骸骨，起运回里。然亦听死者之亲属作主，其费用由社支出。广仁社每年经费百余两，惟遇五年起运之期，费用较多，约四百两，均由租项出息支出。所有社务，亦由广商轮值管理，每年八九人，内公推一人为总理。除每年支销经费外，尚有盈余，故创设“太和医局”，先由该社拨助银七百两。

太和医局。设于光绪十六年。亦广府商人协力敛资，藉行善举，与广仁社相通一气者也。专办赠医施药舍棺等事。局有永远督理四人，另每年公举总理四人、协理四人。协理者，即以先年之总理为之。又值理分四班，每班四、五人不等。尤有司理人一名，常川驻局办事。聘请医师二名驻局，七点至十一点，以便贫病人到诊，初未施药。每年经费约四百两。自光绪二十一年施药后，计每年经费约七百两。现租项出息，除支销外，尚微有所长，故不用年捐。惟药剂则每年由广商签助一次。每遇星期，各督总协理到局叙会一次，查看局务。应酬茶点，均由各人科出。大抵一人每年须费十余金云。太和局、广仁社所有支销，今即未刊征信录，惟数目存局，均班班可考；且向系殷商管理银两，尚称涓滴无私也。

局所 会馆附

北海公局，为合浦属十六团之一，名靖海团。设于道光初年，局驻本地绅士四人。凡本地民人，遇有婚姻、田土、钱债细故，赴诉公局，则由该局绅论列是非，判断曲直。至两造各执，无从劝处，任由两造禀官。或本地人有地方上交涉之事，该局绅为之代表，从中调停，排难解纷，是其义务。该局绅由众公推，而廉州府合浦县定之。其经费取之猪捐，每斤抽钱二文，计每月约得钱二十余千，仅足支销。

北海洁净局者，以连年疾疫，由于道路沟渠，污秽薰蒸所致。合官绅商筹捐经费而创办者也。现年季夏，劝捐得八百余金，遂假太和医局开办。公推总理八名，广府商人四名，本地商人四名，司理银两及洁净事务。设督工一名，监视扫

夫之除道。街分三段，分布扫夫，每日打扫一次。春冬每月大洗街渠二次，夏秋每礼拜大洗街渠一次。并置垃圾车大小共六辆，每晨以木铎徇于道路，收载各户之垃圾，意甚善也。其洁净事宜，随时改良。每礼拜各总理叙会一次。敬义堂公局、珠场司、洋务局均与议焉。第洁净一道，中国人素不讲求，而经费又极盛难继，深恐有始无终耳。查本埠濒海，其势自高而卑，如商人尽知洁净为卫生要务，则通埠创凿暗渠，如香港式，亦自不难。大约需款不过数千。然演剧媚神，岁糜钜款，以彼易此，指日可成矣。

敬义堂。乃广府商人于同治元年设为会议之所。聘一绅士以为代表，常川驻堂。凡钱债官讼及交涉事，均集堂会议，而代表任之。现充斯席者，为三水孝廉梁君保三。其堂内经费，由广号视生意之大小，定科钱之多寡，近年约需二千元云。

高州会馆。乃高州商帮斂资建造，以为会议之所。初高州之商于北海者，本属寥寥，故未议建。自梁安利、陈正和、黄新盛、张遂成、麦高昌、戚信兴、蔡宝轩七人为之倡，斂贵生息，积累凡数年，嗣是该帮人日益众，赞成者日益多，或捐金钱，或助木石，遂于同治七年建成，共费不下三千金。会馆积蓄无多，故无聘请代表人。每月初二杓期，每人捐银三毫，约五十余人，用二毫以办东，存一毫以为会馆内费用。

碉堡

碉堡仿自鄂省，即望楼也。光绪六年，张大令文翰适权合浦篆，以北海要冲，遂创东西碉堡以资守望。先是某太守议办冬防，而款无可拨，谕令地方铺户，筹捐经费，自捐廉俸二百元以为之倡。旋办冬防不果，绅士禀奉将此款作为建筑碉堡之用。北海昔无洋关、洋楼，故未调勇驻扎。光绪十一年中法之役，沿海戒严，始置炮于此，故又称之为东西炮台。中法和议成，炮遂撤去，而碉堡浸以荒废矣。

茶亭

北海地只一隅，无名胜可以登览。惟埠之东二三里，林深菁密，望之蔚然，亭峙其间。是亭也，询诸土人，僉曰，先是吕祖师、李大仙乩示，此地颇佳胜，

又当往来要冲，其建亭便。光绪二十三年，梁君超振、梁君凝忠等，遂劝捐兴建，即年亭成。亭中镌吕、李二仙象，盖志始也。三水孝廉梁君知鉴为之撰序；贡生梁君殿藻为之书丹，勒诸贞珉。亭颇高敞，石桌石凳咸具。夏秋之交，好施者时陈茗于亭，以待路之渴者、征夫过客，少住为佳。当夫夕阳在山，清风徐来，北海人士，咸登观而散步焉。亭后有庙曰普渡震宫，光绪二十四年，亦众善士捐助而建者也。座分前后，崇奉偶像，皆懔懔有生气，庙貌灿然，为北海诸庙冠。守庙有二善士，好清净，地方颇整洁，庭前鲜花芳草，四时缤纷。故廉官之临北海也，所属送往迎来，多伺候其间，冠盖相望。

坟 场

岭头一望平旷，名目亦多，除村落及开垦外，类属墟间，尤有义冢数区，乃各商帮敛贖而购者也。一为广府义冢，坐落永兴岭及独树根岭；一为广西义冢，坐落永兴岭；一为阳江义冢，坐落黄坭窝岭。

洋坟亦有二区，一为耶稣教坟，坐落岭头，占地横直约五丈，始于光绪十二年；一为天主教坟，与耶稣教坟相距十余丈，占地横直约五丈，始于光绪二十九年。

港 海

中国口岸，轮船进出，北海亦称便易，以海面深广，并无暗礁等险故也。下碗处离海关仅三四里，水涨则抵岸甚易。若水退，独小舟能泊岸耳。惟间值东北风大作，连日不息，风起水涌，海浪澎湃，海面轮船起落货物，为之大阻。盖驳载货物之大小各船，均望若而惊，不敢驾驶趋就也。故轮船候载货物，或有数日之淹留者，然岁中亦甚鲜遇此耳。其余廉钦属各港口，水程浅深，水底何等土质，序列如下：其遵海而西者，曰西场港口，水六尺，厥土惟沙；曰大观港口，水八尺，厥土沙泥；曰龙门港口，水一丈三尺，厥土沙泥；曰渔冲港口，水一丈一尺，厥土沙泥，左右皆石；曰防城港口，水九尺，厥土惟泥，左沙右石；曰白龙尾港口，水一丈三尺，厥土惟泥，左沙右石；曰竹山港口，水七尺，厥土惟沙。其遵海而东者，若孔子港口，水五尺，下泥而右石；若白龙港口，水七丈，左沙而右

石；若盘龙港口，水八尺，其下纯沙；若石头埠口，水一丈八尺，其下沙泥，左有三石；若对达港口，水一丈，其下沙泥；若安铺港口，水一丈六尺，其下沙泥；若旧庙港口，水八尺，其下净沙；若长洪面，水七尺，其下沙泥；若沙脚面，水七尺，其下泥；若草潭面，水七尺，其下沙；若港门面，水八尺，其下沙。以上所列水则，系就水之最浅处，及潮水盛涨时而言，至潮水退尽，则减少水六尺度。

轮 船

北海洋面，洋船少而华船多，尤以渔船为占多数，大小约有五百艘。商渡仍属寥寥。前未通商时，由广州省城来者，皆从澳门搭头艚船，约十日内可到。由陆则分东西两路，计程一千三百里。东路由江门往恩平过那隆山，到阳江城、八甲、织贡、梅菪、化洲、石城、安铺而北海。西路由北海一日廉城、二日常乐圩、三日沙河、四日博白城、五日船步、六日郁林洲城、七日北流城，雇船经容县出藤县江口，落梧州、都城、德庆、悦城、肇庆、过峡、西南而佛山。若冬天水浅在北流落船，间有行五天仍去原处不远云。现洋船常川来往北海者，只有三艘。一名于爱，乃法国邮船，每两礼拜由香港经广州湾、海口、北海至海防，复由海防折北海，经海口、广州湾，返香港一次。法国邮船如上往来者，仅始于光绪二十六年耳。一名海南，乃法商船；一名得利臣，乃德商船。此二船，大约每礼拜或旬日，由香港到北海，折而回港一次，均多经海口者。有时海防有货，亦驶往接载。余外间有杂船一二艇，然数月仅一见耳。英、德、法每年亦有巡船到一二次。查现年法国兵船到四次，德国兵船到二次，洋关巡船到一次。

附：

廉 州

廉州府治，在北海之东北约七十里。城内有万寿宫、圣庙；又有廉州府、合浦县、府县儒学、北海总镇、游府、都府、守府各衙署。局有电报、邮政。学校有中、小学堂。此外如音公祠，即春桥学舍、东坡亭、海角亭等颇称胜地。骚人雅士，每眺游其间。按宋英宗三年（应是宋哲宗元符三年，此是作者之误。编者

注)，苏东坡为廉州太守（苏东坡未任廉州太守，此是作者之误。编者注），此亭即其轶事也。至风土人情，与北海无大差别。商务亦颇可观，其进出口货，俱藉北海为门户。生意以靛、糖、火油、洋布、棉纱为大宗。商家亦以广府帮为大，故设有广府会馆一所。由北海陆行至廉，一路康庄。昔时披星戴月，往来络绎不绝。近因盗贼充斥，商旅不敢夜行。沿途旷野平原，一望无际，未开垦者十之八九，殊为可惜。由水程往廉，可至老哥渡，再起岸抵廉，不过四五里耳。

高德

高德乃一小口岸，亦由沙积而成。在北海之东十里，往廉城者必道经于此。铺户约数百家，居民约数千，多以捕鱼为业。渔船之泊于此者，常有百艘之多。大小渡船，多就地制造。有续备军二哨常川驻扎，以为防守。

涠洲

涠洲墩，乃一小岛，周围约七十里，在北海之东南百余里。岛中居民，多捕鱼为业。同治初年，广东巡抚蒋中丞，将曹涌客民派送至此开耕，而居民始事农业。法国神甫亦同到传教，目染耳濡，习以成风，故居民约八千余，而天主教民已不下一千矣。涠洲向无官署。光绪三十年，始设涠洲司；又龙门师船，常派一艘驻泊，以资镇压。该地出产有花生油、生猪、海味等物。每年九月至十二月，渔船到此捕鱼者约千艘，颇为热闹。

龙门

龙门乃一海岛，局面甚小，在北海之西约百四十里，由水道往钦者必经之。有协台暨左右营都府各衙署，然协台亦多驻北海。龙门居民约千余，类以捕鱼为业，食粮人尤占多数，无事时亦间有捕鱼取蚝者。

钦州

钦州城，在龙门东北，距北海水程约二百里；陆程约二百九十里。城内有知州参府等衙，近以高廉钦道，改为廉钦道，亦驻钦州，即以参府旧署为道署。局有二所，曰电报局、曰邮政分局。名胜则有天涯亭。钦州商务，多于廉州而少于

北海，其进出口货，亦借北海为门户。出产则有糖、丝、牛皮、鸡鸭毛等物；陶器如坭花瓶、香炉、茶壶、茶杯、碟等，其色黄，略分深浅，式样颇为雅致，价亦相宜，然为质易破，携带不易耳。查此器用黄土烧成，此土出于双角岭及磨刀水两处，离城约七八里之遥云。商家亦以广府帮为大，设有广府会馆，专理商家事务。由北海至钦州，渡船四五艘，每艘约旬日来往一次，但无一定之期，如遇顺风，十余点钟可到，否则三两天始至矣。

白龙尾

白龙尾为粤东西南海面之极边，距北海约一百七十里，海界与越南近。海贼行劫，辄藉越界以为遁逃藪。现白龙尾驻有都司一名，千总一名，兵五十名，师船四艘，常川驻守。然究非海贼敌，且贼一逃越南之狗头山，师船每追之弗能及，非派兵轮，无以镇守。此地除官兵外，并无居民，其孤寂可想概见。

东 兴

东兴为粤东西南界之极边，距北海水程约二百六十里。地与越南属之芒街对峙，只隔一小河，仍有铁桥以便往来，华洋错杂，故与法人交涉最多，然亦不外互交逃犯之事耳。地方上事，有防城分县主治之；办交涉则有洋务局委员专其责。法国于光绪二十一年，始派领事驻东兴，近已归驻北海之领事兼理。故法国驻芒街之大员，遇有紧要交涉，则由驻北海之法领事，与廉钦道直接磋商办理。现年秋，该处洋务局，归北海洋务局兼辖，遇有紧要交涉，则由法领事与北海洋务局商办。东兴距白龙尾约六十里。由北海赴东兴，常有渡船来往。光绪十一年中法之役，和议成，东兴始旺，而交涉之事，浸以繁多矣。

前后大事录

光绪十一年，中法失和，南关之役，法驶兵舰三艘来北，封禁口岸，港电纷驰，商家震动，尽将货物迁移，一时居民惊恐，如避兵燹。

十二年议成。国家派钦差大臣邓成情、李勉林赴东兴划分边界，道经北海。冬月正钦差到越三日，副钦差亦到。是时合浦县为危邑侯帅臣。

十三年八月，张官保亲到巡历。是时合浦县为林邑侯祝三。

十九年三月，学宪徐花农按临廉钦，道经北海。是时合浦县为吴邑侯次士。

十九年夏四月，廉州大雨滂沱，一连四日，潦由地中行，深至一尺二寸有奇。廉州附近，均被水潦，田禾淹浸，溺人以百十计，亦天灾之惨者也。粤督即拨官款赈济。北海太和医局亦拨款办米，往赈灾区。厥后廉州府刘太守嘉医局之好施，赏以匾额一方，文曰“施济为怀”。

二十年，患旱，且有瘟疫，同时香港、羊城亦如之。

二十二年冬，外沙大火，焚屋百椽。

二十三年夏，瘟疫盛行，数月乃止。

二十六年，拳匪之役，外人颇有戒心。八月，有英国巡船名舞鹤，驶泊北海，以备外人之欲离此埠者。旋以该埠别无蠢动，外人安之，该船遂驶往香港。法国亦由东京派来巡船名河内，以资保护。是年春，越南法督往海防，尝驻北海一天；又驻北京法公使，因往河内，亦道经北海。

元年三月，俄国波罗的海舰队，直趋远东，与日本海战，道经中国洋面。上谕飭沿海各省督抚严守中立。北海为沿海要冲地，奉督宪飭地方文武各员，会商中立各事宜。至六月，日俄议和，沿海始解严。数月间，军民均甚镇静，市面如常。五月，奉宪禁赌，雷厉风行，赌徒屏息。六月，法领事将林中月等匪二十八名，由越南解回北海。同月开办洁净局，经费由绅商捐出，且商收商办。同月江门渡满载布疋等货，由江门驶来，洋次沉溺，货物全失，值银十余万两。七月，屠行抗捐闹事，致毙屠夫一名。八月初二日，飓风大作，坏渔船三十余艘，又同日谣传花旗面有毒，而饼店月饼销路遂滞，旋由地方官出示禁谣，饼店平沽。亦售去不少，此外别无妄动。

(北海市地方志办公室资料室提供)